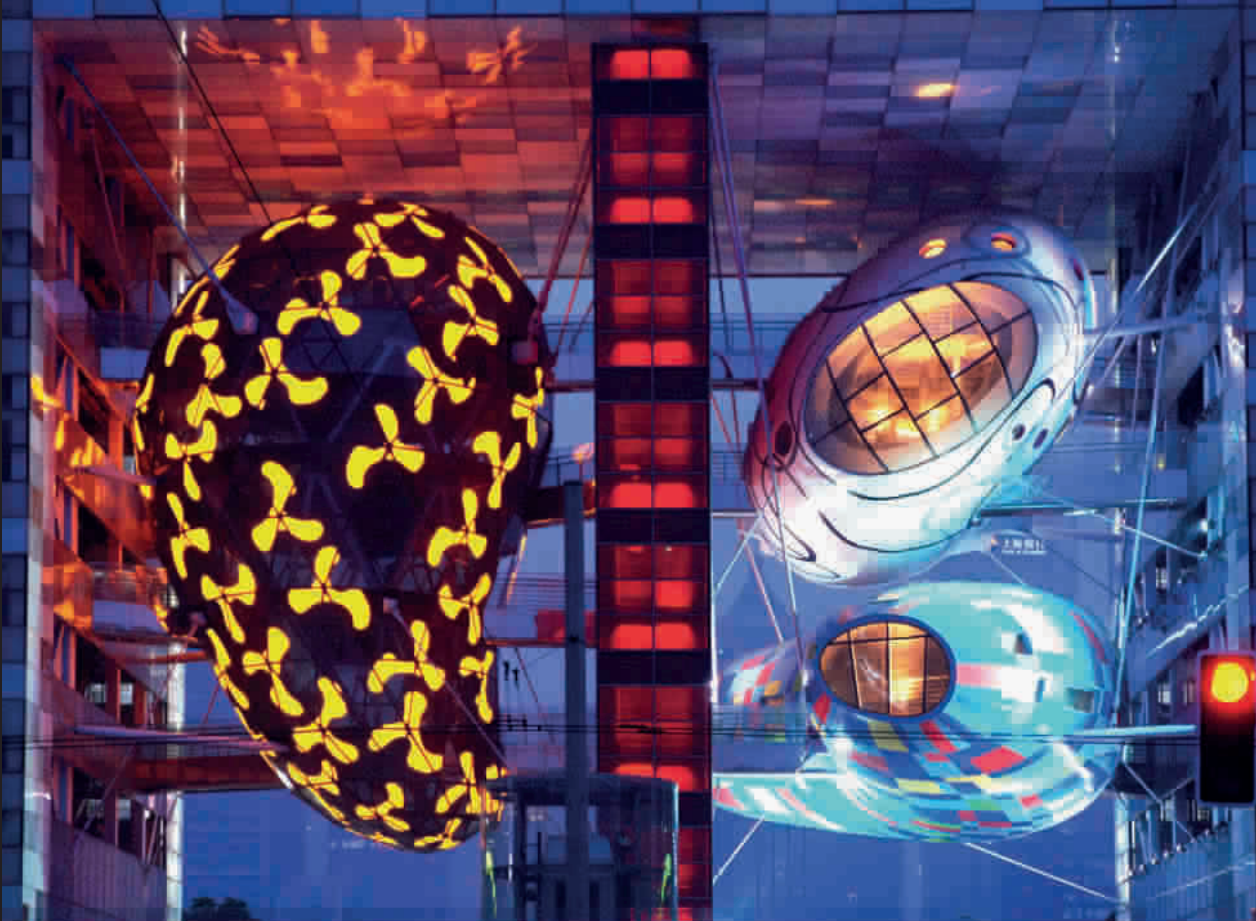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北外滩，三个巨大的建筑装置成为新地标



话题

城市“疮疤”无法忍

◆ 千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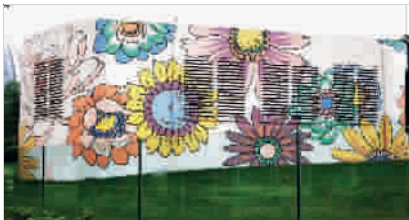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如人，如何梳妆打扮，是个问题。因为城镇建设方兴未艾，各地在城市里割膛开肚、拉皮祛斑那是常有的事情，概不能免。可是，我们的城市环境原本先天不足，拉了皮挖了坑扒了房之后怎么办？还得装扮，得遮掉那些见不得人的“疮疤”。

装扮城市环境，无非做建筑本体、街面环境、公园及水的美文。在我们的城市，一栋栋书架般漏着光扔在那里的房子，一条条拉开“拉链”呻吟着的道路，一座座钢筋水泥加玻璃的楼屋，得让装置、雕塑、小品们“出场”美化它们，如北外滩。

但我们不禁要问，诸此道的决策者、设计者、建设者有几何？诸此道但不愿为者又几何？不愿为之人，有监督喝止者没有？

曾见为城市“疮疤”辩解的报道，说“暂时忍一忍，X年后还你一个美丽”，我哑然：城市，美丽不能等！

如何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赏心悦目？这是个课题，且是个见仁见智、花样百出的大课题。游历大小城市，留意城市里的雕塑、装置、小品，我们的情绪常常被弹拨得风生水起，时乐时忧。走着看着想着，天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如何看身边的环境？问他们，得到的答案往往是“好看”、“看不懂”，有时则摇摇头，莞尔一笑。于是，我们端出这盘“装置”。



■ 北外滩，「葵花」朵朵，也为绿色中增添色彩

环境美化其实应该做“加法”

◆ 陈守文 文 ◆ 兰翔 鸿海 摄

北外滩彩蛋“击中”人们

世博会后，上海的旧城（尤其是旧厂房）改造鏖战正酣，每当改造完毕，移开遮面的“琵琶”之后，我们常常就被震撼了，北外滩的彩蛋就是这样“击中”了我们。

细看，构成彩蛋的也就是钢筋龙骨、玻璃饰面，外加钢索勾连，可是一旦贴上了橘红的“螺旋桨”，情况可就大不同了！到了晚上，灯光上身立刻又精灵成了飞动的鸟儿；更加上身旁抽象而斑斓的双球，它们仿佛幻化成了

天宫神九身边的“托月者”、“群众演员”。

北外滩，码头文化延续百余年，这里曾经船行全球，财汇世界；而如今马达不再轰鸣、汽笛已经停歇，但换颜之后的北外滩记忆要留下，于是这里的环境就被点了“睛”。

实用并不意味着不美丽

这里，花儿朵朵，主角当然是向日葵，那花瓣大人看了回到了童年，小孩看了不肯挪脚。其实，这原本是件极为简单的活儿，一只毛刷、几桶油漆，外加攀爬的梯，画面一日即可完工。

但，原本陋简的气窗（设备层），就这样被点化，即刻活色生香起来，城市随之少了一块“疤”，添了一片景。

当然还有那如船舷的屋顶，如音符，如旋律，更如一条游动的鱼；可是，它采光效果同样一流，实用性 with 装饰的美观集于一身，亦因为创意；即如草地上的“儿童”、“A”字，还是步步高升的“梯”？孩子们来了，可攀爬、可穿越，更可钻进一张张“脸”里照相呢！玩耍当然是“实用”的一大疆域，在这里，玩耍且美丽着。



■ 北外滩，建筑的“外衣”酷似船舶形状，钢结构的曲与直像音符节奏



■ 北外滩，采用螺旋桨构成装置的图案



■ 浦东嘉里城，抽象红色装置，像“音符”、像群“孩子”，耐看有情趣



■ 成都音乐公园门口，具象的装置，让人很有穿越感